



元宵纪事 金月亮 ■ 刘齐

去年元宵节,亲友们来微信祝福,我除了感激,还加了一句话:“想念家乡的炸元宵。”很快,回复就纷至沓来:“我也想念”“怎么说没就没了呢?”“别说炸元宵,煮元宵也没影了”“园路餐厅也拆除了。”

园路餐厅曾是家乡沈阳的一家大馆子,虽说以经营西餐闻名,却也在传统方面有一手,比如元宵,经它的手一过,就非常有名。进入正月,几只柳条编的长方形大筐箩摆了出来,每一只都层层叠叠,装入一二百或者更多浅黄色的立体小方块。少儿时代,我曾耐心数过这些小方块,没等数完,眼前刷的一亮,落下一片白,不是雪,是南方所说的糯米粉。但沈阳人管这个不叫糯米粉,大家日常说话,难得发“糯”这个音,替代的说法是:江米面。北京人,天津人,关里关外的北方人,一般也都这么叫。怪了,糯米糯米,又粘又糯,何“江”之有?莫不是当初它胸怀开阔,或者受人差遣,总之是不想让南方独享快活,都是一个国,要粘咱一起粘,便从京杭大运河这个“江”,悠悠乘船北来?

浅黄小方块是元宵馅料,从大块母体上一刀刀工整切成,计有糖、油、果仁、果料等成份,凝固整合到一起,天寒风冷,嗅不出香味,但仍

具诱人魅力。我的未成年瓜子痒痒的,就想有所收获,不求多,一颗足矣,攥在手心,伺机撤离。想是想了,不敢行动,只敢派出目光,默默享眼福。此时的筐箩,仿佛婴儿摇篮,已被人悠了起来,一群小方块粘满了江米面,忽而向东,忽而向西,晃唧晃唧,不停地轱辘,越轱辘个头越大、体态越圆,眼瞅着,就变成一个白胖白胖、可亲可爱的球形美食。“外圆内方”,是中国表扬人的一句好话,比较有分量。我现在觉得,也可用它来表扬元宵,重点表扬北方的生元宵。

很晚才知道,南方的元宵跟北方的不太一样。从制作方式上看,北方的是滚出来的,南方的是包出来的——馅料无须硬而成形;从体量上看,北方的大,或者叫憨厚,南方的小,或者叫灵巧。即使在名称上,各自也不想强求一致,北方你径直叫元宵好了,南方嘛,叫汤圆,或者叫汤团,汤汤水水,团团圆圆,高兴!而且从叫法上就摆脱了节令期限,想吃就吃,不必等到正月十五。

但我依然怀念家乡正月里的元宵。我在外地生活多年,即使正月里赶回沈阳,即使恰好站在昔日园路餐厅的地面,仍会从心中生出思念之情。那时的元宵节,多么的

贫乏寡淡。没有哪家媒体,敢于告知,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天,也叫上元节,也叫灯节,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大日子,古代现代,海内外,全体华人都格外珍重,这一年之中的第一个月圆之夜。这一夜,懵懂无知的我们,哪里晓得,我们的先人,我们的后代,甚至未来的我们自己,都会高高兴兴,燃灯放焰,耍龙灯,赏冰灯,猜灯谜,舞狮子,踩高跷,划旱船,扭秧歌,打太平鼓,打游戏机,玩手机。那时的我们,哪里知道这些,只知道一件事:吃元宵。元宵是我们跟元宵节,跟经多识广的月亮,唯一的联系。

谁都不宽裕,且有粮票油票限制,元宵煮出来,一人分不了多少,盛在碗中,月亮般宝贵。天上的月亮只有一个,我们在地上,一下子拥有了好几个,能不稀罕?

但是,人们并不满足,人们企望更大的快乐,于是支起铁锅,咕咚咕咚,倒入平素舍不得用的食油。哪怕此后,菜碟子里的油星,比晨星还要寂寥,老子今天,老娘今日,豁出去了,偏要豪爽一把,痛快一回。滋滋啦啦,翻滚膨胀,嚅嚅!一种妙物出了锅,嘴上喊它是炸元宵,心里可能美美地想,那是白月亮,变成了金月亮。☞

换花节 ■ 韩芍夷

尽管,元宵节从西汉时期就有了,叫法也颇多,如上元节、小正月、元夕、灯节等,各种起源及传说的版本一直就存在,而之前的许多年里,对我而言,元宵节与春节是一个整体,这一天,就是一种过年的心理界线。整个春节,就是过完元宵节这一天,才算完,用海南人的说法,过完这一天,年就过海了,过年的心才真正落到实处,才真正开始新一年的打拼,直至下一个春节的到来。

过元宵,我印象最深的,莫过于亲历的“换花节”。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的某一年吧,那一年的元宵节晚上,我慕名到府城去换花、赏灯。我那时住在海府路。夜幕下,夜空清辉,春风烫人。那时,海府路通往府城的公交车改道,以海府一横路为界。越往府城方向,人越密集,一街拥挤挤挤的人,在不太明亮的路灯和轻薄的月光下行走,手持花或花灯的人在人群中闪烁烁烁,时不时,还有一两朵绚烂的烟花在空中绽放。认识的不认识的人,只要你愿意,就向对方点头致意,互换手中的花。我从海府一横路走到府城,又从府城走回海府一横路,在海口这座人口密度不大的城市里,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一条路上自发地汇聚着这么多人,当时还没有智能手机,没有QQ、微信等网络社交平台,换花节迸发了海口这座城市的年轻人的热情。被裹挟在人流中行走的我,只是一个旁观者,没有买花,自然也没花好换,只以一颗好奇的心来感受这暗流涌动的激情与夹杂着花香、汗味与青春荷尔蒙弥漫的氛围。这其中是否有因换花而相识、相知,最终喜结良缘的年轻人,不得而知,如有,这份体验,值得珍视。这就是琼山区著名的“换花节”。据说这“换花节”起源于“换香节”,而换香,又源于唐代。当时人们换香,是寄寓互换香火,换吉纳祥,旺丁发财。1984年,出于安全考虑,当地政府把“换香”改为“换花”。后来,“换花节”的影响日渐扩大,被列入了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。那一年的元宵夜,终因太过拥挤而从此让我望而怯步,不再涉足。但多年过去,每每一想起换花的刹那,城市太平,市民友好的那种美好感觉,依然清晰可感。从报纸、电视新闻得知,现在的“换花节”,内容更丰富,参加的人们,不仅换花,还有赏花灯、琼剧、花卉迎春、元宵文艺晚会等,全民都能参与,一派日子红火、国泰民安的气象。☞

竹枝词里的元宵节 ■ 晓剑

成都的元宵节闹热,古已有之。这一天,成都人要赏灯、猜灯谜、饮酒、赋诗、赏月。有人说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相会开启了蜀人元宵节浪漫的先河,这当然是乐观的说法。不过,元宵节在成都重要程度远远超过了除夕,俗称“大年”。在我的印象中,元宵灯会源远流长,有一千多年的历史。尤其是唐宋时期的元宵节,成都是欢乐的海洋,官员与民同乐,甚至上升到政治的高度,由此演绎出了丰富的元宵故事。

“饮食菩萨”车辐先生曾写过元宵节灯会上的饮食,小吃摊林立,商贾云集,边品尝着这样那样的小吃,边游逛多彩的灯市,别有一番趣味在,尤其是儿童最喜。有首竹枝词说:“城隍庙前灯市开,人物花枝巧扎来。高挂竹竿求主顾,玲珑机巧斗新裁。”这时候也是可猜灯谜的:“元宵灯谜妙无方,十字街前贴数张。几度费心猜得破,赢来鸾笺数十张。”猜出了灯谜,奖品为鸾笺。亦有竹枝词记元宵节:“元宵灯火敞玲珑,锦里繁华入夜中。最是无知小儿女,出门争看爆花红。”可以想见这是普通人家在

观灯了。在成都的周边乡镇,观灯也是元宵必有的节目:“喧天锣鼓镇乡邻,耍耍花灯敬敬神。人尽彩棚台下望,管弦闹彻艳阳春。”市民爱元宵节,大学者刘沅也有自己的观察,且写了首竹枝词:“底事家家饷粉丸,春宵月色助盘餐。缺时不比圆时好,珍重郎君仔细看。”这“粉丸”即今日所说的汤圆。

元宵节在今天同样重要,在老成都人的眼里,元宵节是举家团圆的日子,逛灯会可能少了些。但先祭祀祖先而后食之却是持续的风俗。有竹枝词说:“明月今宵第一圆,横窗梅影夜谈天。汤元吃罢心香祷,愿似囹圄过几年。”这是成都人过节的通常状态。

民国的元宵节,恰如竹枝词中所言:“童唱汤元改元宵,敝马归槽鼻拴牢。年下嘉定东去也,各寻生理自推敲。”大概那时候的成都人过元宵节后才出去工作。民间熟人相见,则戏云“年已下嘉定了!”嘉定即乐山的旧称。彼时成都人东下,沿着府河水路经彭山至乐山下行,才有了这样的说法。

不过,在成都的正月十六,同

样是有不可缺少的年俗,有竹枝词说:兴犹未尽续一天,取笑人称“厚脸年”。相约携手北城上,归来灯火已阑珊。这一天,男女老幼要登上北门城墙,谓此行能消除疾病,保一年平安。故称“游百病”,取“北”与“百”谐音,所以独上北城。这一习俗何时流行,已经无考。是日,小商小贩亦多去城头赶热闹,摆摊设点,如庙会一般。所谓“厚脸年”即春节已过完,又续了一天的缘故。自1958年城市建设拆掉城墙,“游百病”就取消了,现在,这个民俗又在武侯祠恢复了起来。由这些竹枝词留存下来的点滴记录,是可看出成都元宵节的流变的。☞

